

“一起阅山河·大美长沙” 获奖作品公示

为展现长沙强大的文化自信，讴歌长沙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，由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长沙晚报社主办，长沙市作家协会、长沙晚报文旅副刊部承办的“一起阅山河·大美长沙”征文活动圆满结束。经专家评审组评审，共评出各类获奖作品43件，现公示如下：

一等奖(3名)

- 1.《对，五号线“1出口”》(作者：高汉武)
2.《带孩子遇见丁文江》(作者：吴泓毅)
3.《长沙米粉》(作者：胡雨晴)

二等奖(8名)

- 1.《半是花香半是人》(作者：欧阳稳江)
2.《想念一只鹤》(作者：黄耀红)
3.《兴马洲上》(作者：简媛)
4.《长沙三湖(组诗)》(作者：陈惠芳)
5.《觅笋记》(作者：邓志刚)
6.《韵味南湖》(作者：卞进波)
7.《浏阳河上听琴声》(作者：廖峰)
8.《音乐之夜》(作者：隆定军)

三等奖(12名)

- 1.《围山光影》(作者：潘文)
2.《铜官赋》(作者：黄波)
3.《花开的声音》(作者：谢永华)
4.《南车湾花事》(作者：潘颂华)
5.《会说话的城墙》(作者：龙跃)
6.《麓山古树》(作者：谭纯武)
7.《走学长沙城》(作者：袁丽霞)
8.《网红长沙美》(作者：林新华)
9.《恋长沙》(作者：谢蓄洪)
10.《梅艳白鹭塔》(作者：吴丽珊)
11.《左公墓前》(作者：解建设)
12.《层林尽染的黑麋峰》(作者：蔡英)

优秀奖(20名)

- 1.《秋野笔记》(作者：晚寒)
2.《夏日城市漫步》(作者：朱敏)
3.《谷山游记》(作者：郭丁文)
4.《大围山的雾凇》(作者：彭祖耀)
5.《天玺湖畔的歌声》(作者：刘艳)
6.《城市地图》(作者：刘代兴)
7.《方国魅影》(作者：蒋华)
8.《堆成风景自巍然》(作者：程卫)
9.《访芦花溪》(作者：杨跃清)
10.《家在网红打卡地》(作者：欧阳鼐)
11.《磨盘洲的秋》(作者：李海燕)
12.《故乡的云》(作者：刘义彬)
13.《香甜的城市》(作者：郭小生)
14.《西湖山之夜》(作者：胡晓江)
15.《念橘洲》(作者：余利娟)
16.《梧桐叶落》(作者：刘勇)
17.《“荣任”老家文旅宣传大使》
(作者：高求忠)
18.《今昔印台山》(作者：陈恭森)
19.《浏阳山水人文册页(组诗)》
(作者：黎潇)
20.《生活在圭塘河畔》(作者：方梨)

以上获奖作品公示时间：2025年3月13日至20日。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长沙晚报文旅副刊部反映，联系电话：(0731)82205140，联系人：张老师。公示后，将对获奖作者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

2025年3月13日

春的密令

文丽蓁

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陟负冰。天地以一场绵长的默剧，悄然拉开三月的帷幕。枯枝上凝结的寒霜尚未褪尽，泥土深处已涌动着暗语般的潮声——这是春的密令，是万物与光阴订立的古老盟约。

轻雷隐隐，绿杨随风，若说四季是一部鸿篇，春必是扉页上那滴未干的墨。它不似盛夏泼洒的浓烈，不似深秋沉淀的苍劲，更不似寒冬雕琢的冷冽。它只是轻轻抖落笔尖，让青灰的远山洇出黛色，敦僵直的柳条晕开鹅黄，在冰封的河床上点染出第一道裂痕，裂痕里淌着银霜似的碎光，光阴里是恍惚的你我。

惊蛰之日，闹春之始；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桃花为媒，春以为期。古卷中的春总染着文人的愁绪。杜工部望长安草木而溅泪，白乐天遇琵琶商女便叹“春江花朝秋月夜”，却不知真正的春意从不敢溺于伤怀。

且看那田间老农以犁铧丈量墒情，檐下新燕衔泥修补旧巢，山寺的桃枝在暮鼓声中爆出骨朵——生命以最朴拙的姿态应答天时的叩问，古书中记载的物候，精准如历法，鲜活如歌谣。

春雨来时，请细听瓦甍与苔痕的私语。每一滴坠落的雨水都在复述《月令》里的章句：“桐始华，田鼠化为鴽，虹始见。”这是华夏血脉里流淌的节气密码，是《诗经》中“春日载阳”的余韵，是敦煌壁画飞天衣袂间凝固的杏花风。我们曾在甲骨裂纹里窥见“春”字的雏形，那三株破土的草芽，至今仍在文明的根系中蔓生。

惊蛰花信随风，今我立小园香径，见玉兰举盏尽残雪，连翘披金甲列阵成行。忽悟春非时令，实为心象：是屈子“春与秋其代序”的叩天诘问，是程颢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的悠然心会，亦是阳明格竹时，那颗与草木共情的赤子之心。

春时在野，芳树花自落，春山鸟啼空。花满渚，酒满瓯，万顷波中得自由。且置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。莫负这天地铺展的素宣，万物挥毫的刹那……

张婶心里的 王好

潘文

凌晨五点多，咳嗽声便从巷尾漫过来，像把钝刀划开雾气的绸布。张婶总比路灯醒得早，我趴在窗户上，看着张婶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，扫帚柄拖在地上的，像古钟垂落的摆锤。她照例在梧桐树下停下，从包里掏出搪瓷缸，把缸里的茶喝了个底朝天——这是雷打不动的开场。我疑心张婶的脊背是铁打的，似一株移动的树桩，每天五点半，准时站在同一个地方。

母亲说我捣蛋，尽说些胡话。有段时间，我晚上时常睡不着。寂静的夜里，咳嗽声显得格外清晰。我走到窗前，看到昏黄光晕里的她。喝完茶的她，似乎突然就有了精神，咳嗽也少了些。她抡起扫把，身影在昏暗中显得单薄而又坚韧，扫帚与地面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，竟也成了一曲悠长的旋律。

我趴在窗台上静静地看着，心里有些莫名的酸涩，于是一连看了好些天。后来出去买菜，我会特意绕到巷口看她。

一来二去，我们慢慢熟悉起来。望着我远远过去，就扯着嗓门叫：“丫头，又来瞧张婶扫地啊？”声音爽朗，带着几分亲切和欢喜。我总是笑着应答，心里暖洋洋的。她并未停下手中的活计，边扫边和我聊上几句家常。我也乐意和她分享些趣事，等待着她笑。

母亲也知道她，总说她过得不容易。一个人带着女儿，自己身体也不好，够乐观的。母亲还说，张婶的女儿很争气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。即便生活再艰难，看到女儿的笑容，她也会觉得一切都值得。

春分时节的杨絮最缠人，迷得人睁不开眼。张婶喜欢把旧纱巾对角折成三角罩住口鼻，仅仅露出眉眼。有回刮大风，我帮她追被吹跑的纱巾，发现纱巾角用黄丝线绣着朵已经凋谢的玉兰。“以前在厂里学的。”她捏着纱巾笑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柏油，“后来机器绣花一车车往外拉，我们这些绣娘就散了。”说罢，她将纱巾重新系好，弯腰去扫粘在砖缝里的杨花。

原来，张婶心里仍然装着美好和梦想。她脚上的布鞋也是自己做的。环卫所配发的胶鞋不跟脚，她便自己纳千层底。中午歇脚时常见她坐在台阶上纳鞋底，针线筐里堆着五颜六色的碎布头。鞋底上红蓝线拼的八角星特别显眼。看到我奇怪，她拿给我看：“老家说这种花样邪，我特意做着等闺女高考那天穿的。”

后来我发现，除了扫地，她也时常在街头巷尾穿梭。她总把别人扔掉的矿泉水瓶捏扁了收进蛇皮袋，有时还会从垃圾桶里捡出一些能卖的废品。修滨河大道那年，工程队废弃的钢筋边角常扎破车胎。张婶不知从哪捡来半截磁铁，绑在竹竿上成了寻铁器，没事就推着破推车到处转。

有回捡到一个雕花铁盒，里头竟有对金耳环。她守在原地等到日头西斜，终于有个穿皮草的女人来找。“还以为要讹钱呢。”事后她比画着，学那妇人捂紧手包的样子，眼角的皱纹堆成菊花，“后来人家硬要塞给我两包好烟，我给闺女换复习资料去了。”

那之后，我将一些纸箱、报纸什么的帮张婶留着，等她扫得差不多了就给她送过去。有时我唤她到家里歇会，她便会局促起来，怎么也不肯进屋。

一天，突然下暴雨。我见她怀里紧紧抱着纸箱，蜷缩在报亭下，便停下车过去递伞。走近一看，三只奶猫在旧毛衣里拱动。她头也没抬，正将馒头掰碎喂猫。“不知谁这么没良心，也是三条生命，就这么扔掉。”她突然说。“这雨让我想起1998年发大水。”她突然又说。后来听街坊说，那年她丈夫在外地打工，为救一个孩子被洪水卷走了。每逢初一十五，她都会去河边小庙供盏小油灯。

张婶就住在拐弯处，一个窄窄的巷子内。那以后，她常邀我去她家坐。我有时也会送点书和练习本过去。若正好是饭点，也随她们一块吃，似乎这样她更高兴。吃完饭，她翻相册给我看，缺角的照片里有扎辫子的姑娘在绣花，穿白衬衫的新娘子低着眼笑，还有张娃娃照背后写着“小满百天”……她说那些都是她的宝贝。

暑假的一天，我在屋里看书，孩儿把张婶领进来。原来她女儿考上省城最好的大学，她是报喜来的。走时，她将一双鞋递给我，鞋底上有红蓝线拼的八角星。

街坊们凑钱想帮她，她却摆摆手，从裤腰暗袋掏出裹了三层塑料袋的存折。“这些年扫街，捡废品，够的。”存折边角浸着汗渍，她笑得坦然，皱纹在脸上舒展开来。那天她扫完街道，倚着扫帚看女儿坐进大巴车，车尾的红灯在雨雾里渐渐洇开，像融化了的山楂糖。

后来因为要建新街道，她住的那一段要拆迁。拆迁公告贴满墙头时，街坊们围着拆迁办吵嚷，张婶却还是一丝不苟、不声不响地干着她的事。一天，我从小巷过，看到她正蹲在地上通下水道。腐叶烂果堵了篦子，她直接伸手去掏，小指上的顶针在污水里泛着微光。

“修路是好事，也都为我们安排好了，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闹的。”她看到我，突然站了起来，仔细看着我的脸，她的话说得很肯定。

推土机开来那天，张婶扫地的沙沙声，还和过去每一个清晨一样。

万家灯火

杨杉 供图

那年我十岁，天天掰着指头盼生日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生日于我而言，是一年中最盛大、最期待的节日。

一天夜里，月色如水，透过破旧窗棂洒进昏暗屋子。半梦半醒间，我听到爸爸辗转反侧、床板嘎吱作响，紧接着是他沉重的叹息：“祖仔子没几日就十岁生日了，可家里……抽屉里只有七元八角钱，要去邻村‘秤砣子’家买猪崽，钱还远远不够，偏那两只菊花老母鸡又趴窝了，唉……”妈妈也叹了口气，轻声安慰：“爸爸，日子再难，也得给孩子过个生日。你先睡，我想办法。”

“听着他们的话，我心泛酸，可对生日的期盼仍如后山嫩蕨般生长。母亲说她捣蛋，尽说些胡话。有段时间，我晚上时常睡不着。寂静的夜里，咳嗽声显得格外清晰。我走到窗前，看到昏黄光晕里的她。喝完茶的她，似乎突然就有了精神，咳嗽也少了些。她抡起扫把，身影在昏暗中显得单薄而又坚韧，扫帚与地面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，竟也成了一曲悠长的旋律。

黎明破晓，第一缕阳光如诗般倾洒，母亲趁着露水未干，前往后山采摘蕨菜。山路蜿蜒曲折，两旁荆棘不时划过她的手臂，留下浅浅血痕。母亲一把树叶搓揉，挤出叶汁涂抹伤口，又仔细在草丛、石缝间寻找，那宛如小指般鲜嫩的蕨菜。路过一片茶树时，她不经意间发现茶树蔸下有个野鸡窝，走近一看，窝里竟有几个绿莹莹的野鸡蛋。母亲一阵惊喜，小心将蛋放入篓中，继续寻找，不多时，篓中盛满蕨菜。

我趴在窗台上静静地看着，心里有些莫名的酸涩，于是一连看了好些天。后来出去买菜，我会特意绕到巷口看她。

一来二去，我们慢慢熟悉起来。望着我远远过去，就扯着嗓门叫：“丫头，又来瞧张婶扫地啊？”声音爽朗，带着几分亲切和欢喜。我总是笑着应答，心里暖洋洋的。她并未停下手中的活计，边扫边和我聊上几句家常。我也乐意和她分享些趣事，等待着她笑。

母亲也知道她，总说她过得不容易。一个人带着女儿，自己身体也不好，够乐观的。母亲还说，张婶的女儿很争气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。即便生活再艰难，看到女儿的笑容，她也会觉得一切都值得。

春分时节的杨絮最缠人，迷得人睁不开眼。张婶喜欢把旧纱巾对角折成三角罩住口鼻，仅仅露出眉眼。有回刮大风，我帮她追被吹跑的纱巾，发现纱巾角用黄丝线绣着朵已经凋谢的玉兰。“以前在厂里学的。”她捏着纱巾笑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柏油，“后来机器绣花一车车往外拉，我们这些绣娘就散了。”说罢，她将纱巾重新系好，弯腰去扫粘在砖缝里的杨花。

原来，张婶心里仍然装着美好和梦想。她脚上的布鞋也是自己做的。环卫所配发的胶鞋不跟脚，她便自己纳千层底。中午歇脚时常见她坐在台阶上纳鞋底，针线筐里堆着五颜六色的碎布头。鞋底上红蓝线拼的八角星特别显眼。看到我奇怪，她拿给我看：“老家说这种花样邪，我特意做着等闺女高考那天穿的。”

后来我发现，除了扫地，她也时常在街头巷尾穿梭。她总把别人扔掉的矿泉水瓶捏扁了收进蛇皮袋，有时还会从垃圾桶里捡出一些能卖的废品。修滨河大道那年，工程队废弃的钢筋边角常扎破车胎。张婶不知从哪捡来半截磁铁，绑在竹竿上成了寻铁器，没事就推着破推车到处转。

有回捡到一个雕花铁盒，里头竟有对金耳环。她守在原地等到日头西斜，终于有个穿皮草的女人来找。“还以为要讹钱呢。”事后她比画着，学那妇人捂紧手包的样子，眼角的皱纹堆成菊花，“后来人家硬要塞给我两包好烟，我给闺女换复习资料去了。”

那之后，我将一些纸箱、报纸什么的帮张婶留着，等她扫得差不多了就给她送过去。有时我唤她到家里歇会，她便会局促起来，怎么也不肯进屋。

一天，突然下暴雨。我见她怀里紧紧抱着纸箱，蜷缩在报亭下，便停下车过去递伞。走近一看，三只奶猫在旧毛衣里拱动。她头也没抬，正将馒头掰碎喂猫。“不知谁这么没良心，也是三条生命，就这么扔掉。”她突然说。“这雨让我想起1998年发大水。”她突然又说。后来听街坊说，那年她丈夫在外地打工，为救一个孩子被洪水卷走了。每逢初一十五，她都会去河边小庙供盏小油灯。

张婶就住在拐弯处，一个窄窄的巷子内。那以后，她常邀我去她家坐。我有时也会送点书和练习本过去。若正好是饭点，也随她们一块吃，似乎这样她更高兴。吃完饭，她翻相册给我看，缺角的照片里有扎辫子的姑娘在绣花，穿白衬衫的新娘子低着眼笑，还有张娃娃照背后写着“小满百天”……她说那些都是她的宝贝。

暑假的一天，我在屋里看书，孩儿把张婶领进来。原来她女儿考上省城最好的大学，她是报喜来的。走时，她将一双鞋递给我，鞋底上有红蓝线拼的八角星。

街坊们凑钱想帮她，她却摆摆手，从裤腰暗袋掏出裹了三层塑料袋的存折。“这些年扫街，捡废品，够的。”存折边角浸着汗渍，她笑得坦然，皱纹在脸上舒展开来。那天她扫完街道，倚着扫帚看女儿坐进大巴车，车尾的红灯在雨雾里渐渐洇开，像融化了的山楂糖。

后来因为要建新街道，她住的那一段要拆迁。拆迁公告贴满墙头时，街坊们围着拆迁办吵嚷，张婶却还是一丝不苟、不声不响地干着她的事。一天，我从小巷过，看到她正蹲在地上通下水道。腐叶烂果堵了篦子，她直接伸手去掏，小指上的顶针在污水里泛着微光。

“修路是好事，也都为我们安排好了，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闹的。”她看到我，突然站了起来，仔细看着我的脸，她的话说得很肯定。

推土机开来那天，张婶扫地的沙沙声，还和过去每一个清晨一样。

万家灯火

杨杉 供图

那年我十岁，天天掰着指头盼生日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生日于我而言，是一年中最盛大、最期待的节日。

一天夜里，月色如水，透过破旧窗棂洒进昏暗屋子。半梦半醒间，我听到爸爸辗转反侧、床板嘎吱作响，紧接着是他沉重的叹息：“祖仔子没几日就十岁生日了，可家里……抽屉里只有七元八角钱，要去邻村‘秤砣子’家买猪崽，钱还远远不够，偏那两只菊花老母鸡又趴窝了，唉……”妈妈也叹了口气，轻声安慰：“爸爸，日子再难，也得给孩子过个生日。你先睡，我想办法。”

“听着他们的话，我心泛酸，可对生日的期盼仍如后山嫩蕨般生长。母亲说她捣蛋，尽说些胡话。有段时间，我晚上时常睡不着。寂静的夜里，咳嗽声显得格外清晰。我走到窗前，看到昏黄光晕里的她。喝完茶的她，似乎突然就有了精神，咳嗽也少了些。她抡起扫把，身影在昏暗中显得单薄而又坚韧，扫帚与地面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，竟也成了一曲悠长的旋律。

黎明破晓，第一缕阳光如诗般倾洒，母亲趁着露水未干，前往后山采摘蕨菜。山路蜿蜒曲折，两旁荆棘不时划过她的手臂，留下浅浅血痕。母亲一把树叶搓揉，挤出叶汁涂抹伤口，又仔细在草丛、石缝间寻找，那宛如小指般鲜嫩的蕨菜。路过一片茶树时，她不经意间发现茶树蔸下有个野鸡窝，走近一看，窝里竟有几个绿莹莹的野鸡蛋。母亲一阵惊喜，小心将蛋放入篓中，继续寻找，不多时，篓中盛满蕨菜。

我趴在窗台上静静地看着，心里有些莫名的酸涩，于是一连看了好些天。后来出去买菜，我会特意绕到巷口看她。

母亲也知道她，总说她过得不容易。一个人带着女儿，自己身体也不好，够乐观的。母亲还说，张婶的女儿很争气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。即便生活再艰难，看到女儿的笑容，她也会觉得一切都值得。

春分时节的杨絮最缠人，迷得人睁不开眼。张婶喜欢把旧纱巾对角折成三角罩住口鼻，仅仅露出眉眼。有回刮大风，我帮她追被吹跑的纱巾，发现纱巾角用黄丝线绣着朵已经凋谢的玉兰。“以前在厂里学的。”她捏着纱巾笑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柏油，“后来机器绣花一车车往外拉，我们这些绣娘就散了。”说罢，她将纱巾重新系好，弯腰去扫粘在砖缝里的杨花。

原来，张婶心里仍然装着美好和梦想。她脚上的布鞋也是自己做的。环卫所配发的胶鞋不跟脚，她便自己纳千层底。中午歇脚时常见她坐在台阶上纳鞋底，针线筐里堆着五颜六色的碎布头。鞋底上红蓝线拼的八角星特别显眼。看到我奇怪，她拿给我看：“老家说这种花样邪，我特意做着等闺女高考那天穿的。”

后来我发现，除了扫地，她也时常在街头巷尾穿梭。她总把别人扔掉的矿泉水瓶捏扁了收进蛇皮袋，有时还会从垃圾桶里捡出一些能卖的废品。修滨河大道那年，工程队